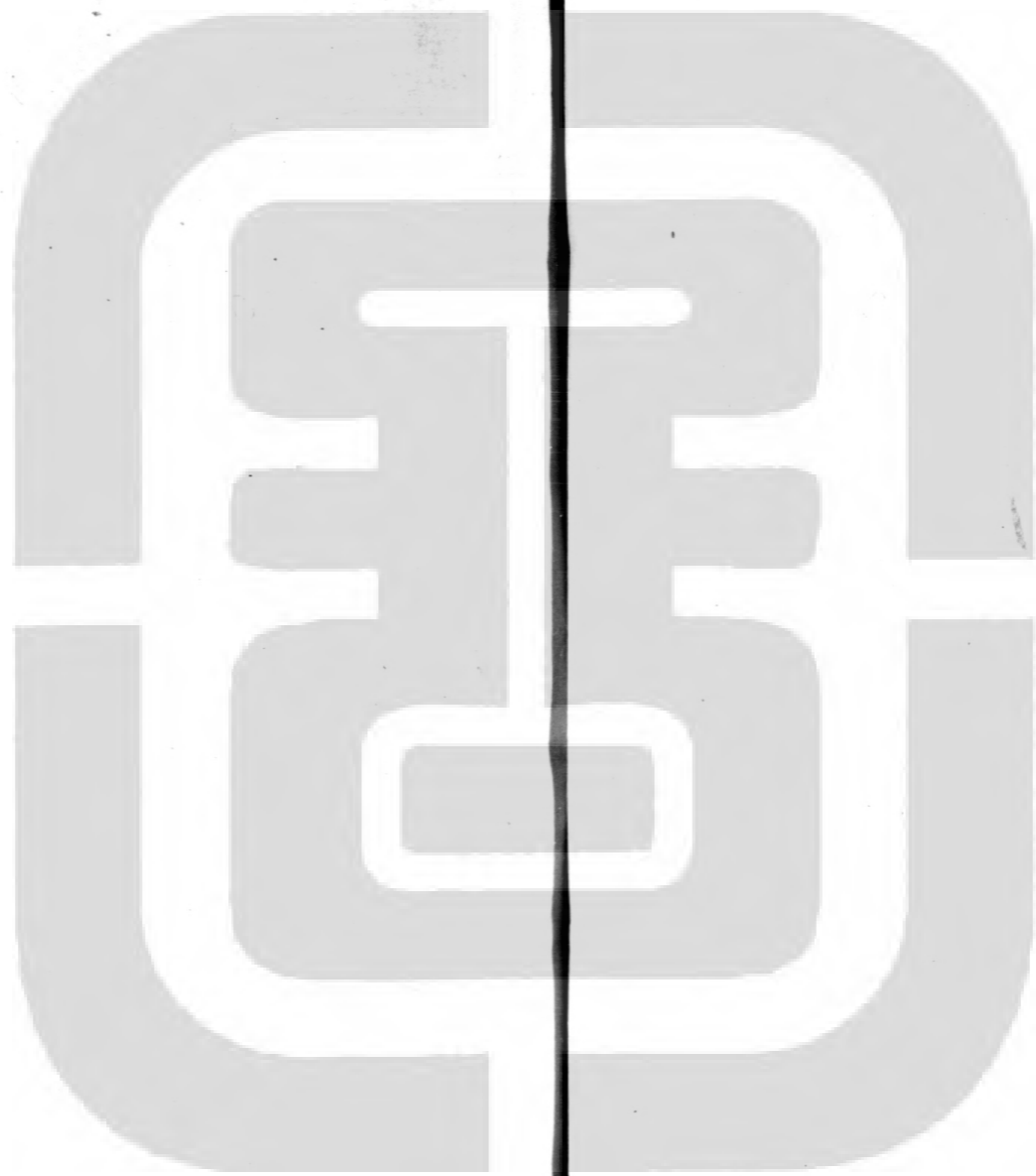


蘇

八



樂城集卷之四十四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十首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
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
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
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熙州誼知
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執事非有害也

而臣再三干瀆 聖聽誠有說也方今 太皇太后
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 皇帝陛下育德於恭默之
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
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
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
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
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
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旣忻然聽從而熙
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
其必爭膏腴之地板築未移戎馬卽至而二城不守

矣今若不問在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
關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
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猶憤耻
功不遂妄造事端以益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旣
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構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
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爲
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
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
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
孤忠憂國再三干瀆 天聽甘竢斧鉞取 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旣昔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旣詳定旣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

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人旣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畧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卽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

縱人額實有可損亦俟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
 於法行之日徑有減罷若非 朝廷特降指揮
 曉諭本意終恐人情不以為信致供報不實虛
 陷罪名尋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
 依所申臣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
 之間文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房違
 廢上件 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
 此信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永壽等得騁其私
 意近下人吏惡為上名所壓者即為撥上名於
 他司侍郎左選為下名樂毅在吏額房故為閑
 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

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於

理寺撥任永壽親情信中立
 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

任情紛亂弊倖百

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訴說前

狀已具開陳下則眾口怨謗感傷和氣上則

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復聽從臣今

欲乞只依前件 聖旨將所損人額直候他日

見闕不補見在人數且依舊安存况尚書左選

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揮發遣歸元來

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

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名額則其請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逐司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卽厚非下卽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默而不言虧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況今舊司吏人並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

一例從新以顯勞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卽聽依舊條出職若就遷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切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與二三大臣旣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損直候見闕不補 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案輸之有司臣等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他司凡有所損卽行裁撥棄置大信畧無顧惜此正 先聖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棄易卽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 聖慈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

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則是平日四人職事併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至日沒而罷今旣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

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敘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準此臣竊觀上條本為朝廷除授而設後來朝廷升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

書省劄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耶竊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譽或為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密有薦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為疑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皆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益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久近所任閑劇衆

口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三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闕方差且將見今堂除人輸環克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人之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徃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 聖明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 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 朝廷遣使往賜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 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

乞以所賜四寨易寨河蘭州

朝廷雖不聽其所乞

然卽爲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樂陷沒人口旣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 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廊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爲荒閑近黃河者仍以河爲界 朝廷一聽之臣竊見 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

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 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卽以延安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 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 熙蘭所請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 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 料 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 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違理難遙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 朝廷旣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 朝旨於元請之外脩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旣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 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訛以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

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
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 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
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 朝廷
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
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 朝廷
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
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
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
肥健時出寇畧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
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

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
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
奏然後 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
臣觀 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豐之作也急召帥
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
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
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
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
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 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
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

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

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

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

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

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

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

陳期於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

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

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

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

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帷幄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

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

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衆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將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

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
遠慮觸冒忌諱甘竢斧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 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
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他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
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時知沅州
胡田在圍中爲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奏復
軍額及乞爲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廳事前監令發
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旣不
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作過義問指揮沿邊不

得申報今來

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

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旣見

朝廷再加選

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
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
果信不妄兼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
雖止五六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晟臺桀
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複道路嶮絕漢
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
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
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仗益古今命將必因已

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
功效可期今警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
遏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
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
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
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
公議以補萬一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時竹本羈縻微誠州也訪
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
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
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時竹雖名州縣
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卽非吾土道路
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更糗空竭兩路今欲舉
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
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
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
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今夷人
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
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
凡有措置當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陽時竹唇齒相

依若渠陽先廢羣夷併力以攻時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三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牴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 皇帝尚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典故著爲成式臣謹按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

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 皇帝昏禮所以承 宗廟奉 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乞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徃代其任又聞義問兵敗之後乞奏棄捐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暗弱謬

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 朝廷必不復
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 朝廷欲付湖北邊
事兼孫亦以此自任羣議洶洶皆所不曉謹按孫劫
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
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縣所能禁止蓋蠻
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
遭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於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
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 朝廷必不
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
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 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

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
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謬妄有迹敗衄已見而
朝廷重難易置久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
非 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
也

樂城集卷之四十五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八首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例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

若使雇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動知空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業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

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卽以舊支雇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

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
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明衙前並依舊與免
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
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錢
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

募者速招人抵替 十月一日勅除
去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
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

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
舊支雇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
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
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
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卽具的實
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明不足去
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
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人
其雇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其招募

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
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許計會六色合納
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條貫
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召募未足見在
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卽議改更
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
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俟添錢故令
投募者並得雇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
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縣

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
旣立差法差人旣足雖有雇法其勢必不行矣
臣以爲將錢雇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
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
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 朝廷
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雇之
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
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旣依嘉祐而支酬不
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 朝廷直取此錢欲作
他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剥下之謫此最立法

之病也而况長名衙前若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他人收索之間必不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雇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

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婪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雇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雇必不以減半為利而民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錢雇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為利也

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椿戶房置簿候

諸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椿錢物法條式施行歲終具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

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勅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椿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廩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爲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雇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

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拾封椿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雇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頻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爲功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準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司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

封椿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雇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雇爲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爲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爲意有所偏系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列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分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于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

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及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雇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槩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役有關當差當雇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

謂易行也州役有關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雇此所謂似密也然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二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次等之法蓋所以優狹鄉也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

當盡用雇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爲
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雇州役而不及縣役
若役錢不足則已若役錢有餘而止雇州役非
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 朝
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雇州役則
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須及三番今除
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
卽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
爲雇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
民力寬紓本路年收助役錢四萬四千四十貫
有零除當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
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
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縣
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
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
除夏縣外大槩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
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須及次等又不足則迤
邐僨那遂至下等縣役旣無指定空閑年月之
文役滿遇闕便卽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
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聞

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支雇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雇法止於州役遂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雇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留一分準備外盡數支雇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許雇即寬鄉愈寬而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雇州縣役之爲均也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須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選雇經官陳狀委保替各祇應其雇直錢物聽

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雇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某人或所雇頑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雇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

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雇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閑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州空閑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召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

示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雇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雇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訟不請雇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路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閑書算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性慥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官

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本部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新舊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雇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詣實指揮施行若助役錢有關剩即從本司通一路移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析保明申戶

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投
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今來
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申請尤
更僥倖七月七日根送戶部子細看詳合如何
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投募具狀申
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人見今有招募
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舊人投名不支雇
錢投名替鄉差人卽支錢逐處申陳不一卽未
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
轉運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
州確實利害因依仍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
詣實保明事狀連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
立法申都省候指揮狀後批七月二十七日送
戶部依所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
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召募人爭爲之至於三
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差人
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係雇募
雖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 朝廷役法兼行
差雇苟有錢可雇其義當先雇役之重者今三

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謂非替鄉差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役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頓異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筭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他業不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

理已盡 朝廷抑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令諸路

相度以來畧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擘劃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雇錢分案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召募施行餘依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 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支雇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舊一例支錢則承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 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 朝廷始議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 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能曉或暗昧不矚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埃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 聖斷與大臣

孰議如有可採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取 進止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 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共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 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 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 聖明

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閑地每遇有關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冤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夫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丞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益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此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

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
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
升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
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監察御史所貴稍存 祖宗
故事不至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
畧而 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
典章義當固守取 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
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

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 本
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
迭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
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
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 太皇太
后陛下 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
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
非可否旣決於執政 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
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
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 聖意所用者又不

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
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群臣莫敢盡言
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
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
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
此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
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
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
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

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
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
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此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
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
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敢獻
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力排衆議僥倖萬一私覲
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
文武官吏收買梢芟百廢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

爲之騷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
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
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
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
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後過漲水檢舉取
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
偉者卽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
當卽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延至此况有前件
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
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

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
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冰凍消釋相地
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醜爲二渠臣詳觀安持
等說蓋猶狹姦意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
計以固權利不然但掠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
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留李偉使時進姦謀
以敗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
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
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
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
河湖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
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
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自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
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
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注北京之上今
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簽橫堤平南望瀾汎
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
致踈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
流深瀛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

勢據今年深瀛等州堤坊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
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
以海口深快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
害雖無東流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偉等皆妄言苟
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
最河坊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偉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偉尋准九月二十六
日 聖旨李偉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又准十
月二日 聖旨罷都提舉修河司臣以爲修河司雖

罷而李偉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偉屢以姦言動搖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偉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梢芟騷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偉

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偉差遣

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偉差遣候

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

偉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丞仍提舉東流曾未數日

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

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復行則偉罔上誤國之

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

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

司雖罷而李偉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

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

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 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
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 朝廷虛設此言姑
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
顧卹大臣何惜一偉而輕犯此謗哉臣不勝區區伏
乞檢會前奏速賜流竄偉若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
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偉始奏乞回河 朝廷用其言差
官吏兵夫收買梢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鋸牙功
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
一一磨筭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偉之流竄自有餘

責而况欺君悞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渠陽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
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
以疆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
將兵家所忌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
猶復隱忍不卽遣代比雖遣衡規往視然規凡人未
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
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留在邊上
一日卽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

秦任王齕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藉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兼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自沅州入過界卽敗逵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旣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

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畧行討定使知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遙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蓋必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

勢益昌熾倖艱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
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 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
利一張守約 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
爲躡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
用特出 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
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
而復論奏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 聖旨所却經
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 祖宗故事凡有管

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
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
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 聖旨所諭大臣力行已意
力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
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
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
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
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 朝廷之福也况自
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摠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
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

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 本朝故事參近日
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
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取 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
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
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樂城集卷之四十五 終

樂城集卷之四十六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三首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
利害本不相及 本朝初許入貢 祖宗知其無益
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
以招致遠夷爲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爲用兵援助
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

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
 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
 契丹常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
 歸為契丹幾半之奉 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
 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 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
 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矣竊見
 近日已降 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
 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 朝廷交接
 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
 虜多或過之非獨於 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

之亦為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
 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
 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
 更不關報國信使下行并官庫供納仰館伴
 使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詣闕賀正旦 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
 泛一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
於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

物亦細開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
分數供賣所收加擡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

留納以雜支錢給還價直係時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

字即問元買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

館至設廳兩廊與進奉人交易仍關監門不

得阻節

諸親事宦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

飲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

裁差到先責知委狀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

差親事官壹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

各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

隨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

副節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

文館所

公使錢伍拾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三日

或五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

中下節關節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均爲夷狄 朝廷所以交接之

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

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

過厚其於事體實爲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

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卽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留住月

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爲薄

也取 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約

乞不下省部只自 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 朝廷以置渠陽軍爲不便議欲棄之者久

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

爲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

俗吏耳無他才略昔被 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

此城既爲蠻衆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爲言而朝廷屬任義問之意不衰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爲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爲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猥而失衆今頡猜嶮闇復

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瞽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爲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

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略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

乖方

事具臣昔言頡八事

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

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 先帝

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二年

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

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

新命尋奉 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

以邊事著自 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

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

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

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 進止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

言但以頡為性猜嶮所至不得衆情不可令管邊

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 聖旨

略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

買賣止減為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

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宮闕倉庫營

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

密文書及作違非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令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 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爲可慮則止許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 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 一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

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 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 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 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 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如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 聖恩擢任執法卽嘗首言其事以爲他日小人疾害 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

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 指揮前後共經
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
害於 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
遲遲至此甚非 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
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
進止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密院同進呈劄子
臣竊見大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
歸中書武臣軍負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
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

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 先帝改定官制知此
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
省上中書取 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
下稱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 聖旨應緣保
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
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
日又奉 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
而無例擬斷合降特 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
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 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
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

旨十月四日又奉 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密院取 旨二十九日又奉 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 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充經畧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 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

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 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 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元祐五年十月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 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 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 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邊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效今不幸身亾子弱家貧已蒙 聖恩特加賻贈欲乞

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俟有
葬日仍令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
元發既歿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
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
汭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
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
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
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

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
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
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
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行萬里三年
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
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
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
物故衆人捃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
平日所薦今皆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
者再凡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

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楊州謝景温與鞏共
事嘗上章明辯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
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爲 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
與鞏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 陛下洗濯瑕疵稍
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 進
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
戚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
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違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本

城其餘以次定罪

皇親臨時取

旨仍許人告提

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

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

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

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 敕刑從

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人

沽販之家而取 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以此法

一行人情驚擾臣竊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爲酒

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兼

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

頗有踈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入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 旨若取 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竊恐 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 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 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 指揮速行改定取 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 聖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 聖旨批字二首

論冬温無冰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温不雪 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冰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非政事過差上干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冰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證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儒釋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

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
周亾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冰可謂
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
詆時政以惑 聖聽請爲 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
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誅
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爲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
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旣具而有司當宇
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爲開封府推官
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爲郎官
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偉建言乞回奪大河 朝

廷信之爲起大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
旣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偉欺罔誤 國
之罪不蒙采納任偉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
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 德音法當衝替而
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
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爲官戶理索積年租課至
勘決不當償債之人估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
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爲少止
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
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

災無罪之人臺官有言然後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
欺指望 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
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
驚自相踏籍歿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
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
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麤允公議者不
過二三人其他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
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
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
常在熙寧間諂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事實

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
其在都司希合時忱任永壽等 旨意施之政事前
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寘之
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
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諂事王安
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
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
而子韶隱忍不言 先帝覺其姦妄親批 聖語指
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
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

侍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
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
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卽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
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真迤邐遷上此無功而受賞
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
壻卽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
緣親舊馳騫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
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
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
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萬物雖得

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
已行者卽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
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本非善歲徒
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
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
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
位相勉爲善則大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
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
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進止

論崖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聞 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 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為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為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圍頭倍之甲頭火張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

餘人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他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略變法罷圍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立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 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 朝廷將復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則河上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

欲稍增數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哀歛以傷民財也故眾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

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爲寬剩此豈朝廷卹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爲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爲之改法今創瘼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肩不負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

從來習爲聚斂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爲愛民而陰實剥下臣欲乞 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雇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爲出備不至艱苦兼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爲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齊整及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掃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

以免夫錢付之類亦如此矣兼訪聞河上人夫亦自
難得名爲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
刑司同共相度如何處置關防所支雇夫錢以免欺
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雇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
聞奏然後 朝廷裁酌從長施行取 進止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
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
錢數亦必甚多若蒙 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
賜不少乞 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爲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
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
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
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民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
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
弗爲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

日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
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
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
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
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
則信義之效見於久遠如此臣竊觀 朝廷之所以
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二年夏人既受冊命不
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
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 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
行姑息不俟其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

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
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 朝廷蕩然
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
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 朝旨許以見今
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
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
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
欲於見合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
拓土之功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
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

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 朝命許以
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
外對留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旣出有識之士
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
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內患
未解不欲違拒黽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
失之不足爲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
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
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貴粟其費已不貲
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久遠不信

朝廷爲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旣往之事臣復何言哉
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徂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
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旣欲取質孤
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
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
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
何以禦之且 先朝用兵所得四寨 朝廷猶務息
民棄而不惜况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又曰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
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臣竊怪大臣皆

一時儒者而背棄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种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 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 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此貼黃在

添屯十將處自元祐以來 朝廷不起邊事凡自前邊

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此等事皆不得為

故上下鼓唱願有邊釁凡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

國之利也今勝如質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

膏腴豈我獨知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

則不免於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

姦計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逋

者內有篡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算寬而得眾

方欲內安酋豪外結 朝廷埃內外無患然後徐

篡取之所以 朝廷近日商量地界雖前後要求

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

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 朝廷若見

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恐或至
忿爭兵難一交必非 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
求和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行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
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事驗之皆
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
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
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
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

決於大吳每其始決 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

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
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 先帝天錫智勇

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

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比流汗漫失於陂障由

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

以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

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

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

恐傷之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
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

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
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
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
河遂東折入海其為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
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
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為北京宮闕
所在兵民駭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
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東

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
西岸開闕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迤

邐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 朝廷如一依昔人

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
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
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為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
衝所宜經畫今若徙武強縣開近東舊河道

具見引
畫圖

河稍東則深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
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矣今自建孫
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闕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
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脇大河強之使東

既河身噎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爲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簽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兼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以東回奪河身須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

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爲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爲分水之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司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水勢汎漲之時理須斟酌可存可拆一面施行 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

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
 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併修葺緊急堤
 岸醜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
 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 朝廷應副見
 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
 春夫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
 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
 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
 臣二十四員河清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
 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

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

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

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

深州危急以顯北流可廢而東
 流當開其為不忠莫甚於此 北京靈平陽武諸處

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

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

罔 上衆所憤歎臣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問

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掌

可見今隨劄子上進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官朝

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為信

也欲乞 聖慈特選骨鯁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其圖錄開述利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卽乞罷分水指揮廢東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貴河朔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 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 聖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貴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臣子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辯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應時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旣阜黍稷可期人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實文物之盛復沿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况遏密之期已極愛戴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

日協吉冊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 皇帝陛下不得盡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竊所未喻也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 祖宗之舊儀俛以爲 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擒鬼章表

臣轍等言伏覩熙河蘭會經略司奏今日十九日洮東安撫种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亾曾是

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
臣轍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
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
顧西蕃之遺種孤累 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
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覲知恩爵秩兼隆賜予不
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
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宁太息念
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旣接凶
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羗奪氣白首就擒卽
聽檻車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小醜憑恃解
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亡則齒知難久
臂解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
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
依干羽之化庶覩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
轍等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頰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
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

庇廣厦之清陰飽素飡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
苦之足云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
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昊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
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 主眷俯念人勞
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
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
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
伏惟 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
急之奏而 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

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
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
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
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
飫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
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
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籩豆有楚鐘鼓畢陳勉興好我
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
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
始於好學竚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
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

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
弭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
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 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
言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
俄遍於寰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壒之濁三農踴躍載
歌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
知和氣之充飫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
舞休功

編 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 旨編次 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

放繇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
得訓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
以邊防祕計今者編錄釐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

神宗皇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
籌策縱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
游幸無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綸成務之作著錄
尤多足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止追迹漢唐能文
之主臣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 祖宗御製集

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
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 皇帝陛
下依前朝典故親撰 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
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輒言竊惟 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儔偉策略
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卽位經營百度有綱
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
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
文詞臣頃被 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

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凡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
 文采煥發足以形容 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
 時政謹已譏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
 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居堯舜
 之位躬曾閔之孝 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 補述前
 志見於為政網羅遺事盡副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
 而散亾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
 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
 與一時文士比長繫大至於經綸當世講論利害以
 文墨盡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 先帝之萬一惟

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
 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竇融在河
 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為不可欺即時
 欵附第五倫為京兆椽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
 盡効力魏太祖芟夷羣醜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
 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
 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惟此二
 君近之然 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
 比非近世所能髣髴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
 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

守祕計先被 旨錄爲別集不許頒行仍 御製集
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 祖宗御集皆
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爲不
朽計又刻版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爲五牘
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 御集
卽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屏營之至謹
奉表以 聞

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 告命除臣起

居郎者伏念臣頃自踈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
耗竭黽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 朝廷除張頡爲戶
部侍郎杜紘爲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
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佞黷辱華要而罪
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頡爲性嶮躁臨事乖
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爲事旣明白是以前後
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權植根深固一爲左右之所
保任遂致 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
雖 聖恩寬貸未賜譴訶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
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衆必指笑伏乞特回

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
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
居郎恩命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 君父之命所當
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
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
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 朝廷用之不疑則是
臣謗毀忠賢眩惑 天聽狂妄之誅所不當赦臣今
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

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
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
錄奏聞伏候 敕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關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
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特支銀絹各五十疋
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 朝廷論議
下賴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情所
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贈檢會一處施
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 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特支銀絹者 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上煩 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會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絕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 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

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効蔑然遽蒙 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閣門告報蒙 聖恩除臣試中書

舍人者頃蒙特旨召 中堂辭避不從 俛而就遂
忝成命意終不安雖知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
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
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
父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
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官旋叨左史
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况復公議
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兄軾頃已擢在禁
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溢
滿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

將安用之伏乞 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
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
奏聞伏候 敕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 誥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
戶部侍郎奉 聖旨管句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暮
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
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
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
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

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江湖如釋重負在臣
微陋實為叨竊兄出弟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
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
猶願特許假臣以閑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
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愈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兼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
小責重有一曠敗孤負聖恩今日三日得閣門報
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
所措蓋自一二聖臨御所用執法今於六人或由此

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
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
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
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
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
者為邑江外被召還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
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
居要任誠異本心况臣非獨自為身謀亦為朝廷
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
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 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 朝廷開納之意下辜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侍崎嶇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周行莫聞顯効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譏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誦伏乞追寢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 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之分臣無任祈 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第二狀

臣蒙 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 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 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他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茲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况軾之爲人文

學政事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迴避只乞寢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旣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譴猶辱訓詞輒緣覆燾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自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矜其已竭况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

弗言今者擢真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黽俛居位臣旣自己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耻在他人猶爲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誥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

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仄
 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
 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
 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
 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 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
 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
 俱安其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
 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輒言伏奉 詔命蒙 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者首居言責無補 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

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慙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

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恃 聖神之義

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

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

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速

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

否知為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

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 太皇

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
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
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轍言伏奉 誥命蒙 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向與棟梁
之選比陳誠懇尚闕俞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念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末技不通
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

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
苑迨茲執法曾未數年言何補於 聖明志已殫於
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
之虞願求閑散之便豈意 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
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
何敢安伏望 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
斗筲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建明德俾賢
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
臣無任祈 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
聞

樂城集卷之四十八

宋西蜀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叙禮初

全校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

者執筆柱下已愧空踈起草禁中尤為清切上慙

主眷下愧人言臣轍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

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稽參進退

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

以當國僑爲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
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踈通敏捷之士考
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在 仁
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 神考時復以封事獲
對 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
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
清廟之瑟誤收竈下之焦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出
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
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爲二世之陳遺簪以
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

雖力不追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
不靖恭于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
之措刑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伏奉 誥命除臣試中書舍人改賜章服者
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
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轍誠感
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
兄爲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
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 仁祖訪求直言策語

猖狂恃 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悖直之非宜孰
知牾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
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饑寒時
於道途望見 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衆口
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 二宗時
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自致黽俛何言敢云衰
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
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
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耆老畢會於 朝廷耕築不遺
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踈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

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
恩而歿無所怨水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止不敢辭臣
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今月初四日伏奉 誥除臣依前朝奉郎試
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闕奉鈇槩以媿安民部劇
煩以金穀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朞擢在近班
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 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

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旣難辦法當通方尚賴 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憊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轍言今月初四日伏奉 誥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肩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 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 祖

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
臣出自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
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 聖慮勉盡鄙
心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輒言伏蒙 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
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
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
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燠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

曾是遭逢坐蒙 恩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澤

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羣下發在
笥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
垂厲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已之慙豈徒
褒博以爲容願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蒙 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
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兼熒煌之寶帶臣輒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
以禦寒牛脇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

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
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
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旣燠暖於私室鞞紳同結亦
誇耀於周行顧慙彼已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
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翰林學士宣 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成命莫回驚
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
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

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
數畢誠之智迨我 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
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
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
而疇咨宜得儁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
踈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永愧冠
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心

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
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
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

今將其時因聞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 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 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力辭不免亟
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
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
之已艱兄弟迭居况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
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
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
三年遍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寵遂極於當年 聖

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
爲先容獨爾幸會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地
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
首清侍從之聯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負偶闕而
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踈亦蒙
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爲或
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錄奏謝以聞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
官之右廐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齷齪何功便蕃若
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如牛脇而
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
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
施旣盡藩飾之美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間衰
殘特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今爲子永懷悲
三賜之及此糜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

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筭曠曠出
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
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旣脫布韋之陋稍從輿馬之安
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
循省愧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博求僑乂圖
廣治功歷覽縉紳之間深照奔奔之病曾是迂拙偏
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東帶大夫之後知遂免
於徒行誓以糜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 天荷 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謝敕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
勅設者初踐玉堂亟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泣職
之光華飽食河爲汗顏罔措伏惟 皇帝陛下使臣
以禮先祿後威四簋旣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
共成旣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 天
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
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講故事僅存偶
追賢儁之游亟蒙飫賜之舊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
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呦呦喜忠言之來告嘉魚

汕汕豈衍樂之徒然祇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

笏記二首

臣蒙 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眷命自天懇辭無
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
供奉之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
及單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
木何知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臣蒙 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
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擢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

及於便蕃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
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成
所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輒言伏奉 詔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
者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
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
危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 仁聖在宥五年
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
而寬弛相尋萃此之難啟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

未可經遠吏窳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
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
勉強何及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
貴日新閔風俗之情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
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僞賢收掇微賤然臣迂
愚之質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
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
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
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鷄鶩之常性志效捐
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

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

右臣伏蒙 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 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推廣德心捐廩庫之有餘憐臣度之微陋拜命茲始曾無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鷄濡翼之誚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 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墻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

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歿亾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

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
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
言之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譴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
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
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
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踈之殊惠養黔黎有恭
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
訐之懼因緣寵遇復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
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惟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旁
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

而成事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臣無任感 天荷 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奉 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

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

反傴僂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下慙公議臣輒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

蹈成康之仁體親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

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

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

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猖狂

偶竊方聞之選中年流落既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
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園嘒嘒議論之場舉皆空言
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
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三事之餘光才短力罷
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
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
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
無棄物然臣負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絜已無私或
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隳不渝始終少
答恩造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生日謝表二首

臣輒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
臣羊酒米麩者忝貳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
分甘爰用挺辰寵賁私室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伏念臣才無他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
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
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
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非薄亦被寵榮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旣竭大烹之養

兼存推食之恩庶無饑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識於仁私被服恩光永思報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輒言伏蒙 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於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廩庖致饋門戶生光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耻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為身累敢

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蕃衍之祥香稻來牟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甘腴况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為蕞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慶賜之典醉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

義黽俛圖報愧畏交中

樂城集

卷四十八

二百三

樂城集卷之四十八

清夢軒

樂城集卷之四十九

宋 西蜀蘓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代人以上表二十三首

代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曲示撫
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
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旋迫於艱

難

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 清光自顧

散之地荷 聖恩之未棄付使郡

單車就道之日舊
未敢卽訴於 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撓
於條教無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抱孤
誠而未達服 膚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
退之分終所未安雖 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
安可弗畏雖愚臣貪冒寵祿而筋力之去難以強回
苟矜察其罷羸實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 天俟命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臣某言老病旣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

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
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疎無用之才
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棄俾獲偷安德厚恩隆
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事君遭遇 聖明
有犬馬自效之志酣參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
求名旣非所願要君自鬻尤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
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泄宛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
固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隳弛
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

榮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
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
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 主眷之愈隆天高聽
卑得請乃已臣其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陳免以聞

代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 敕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
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尚分邦符以
便私計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
早與簪裳遭遇 先朝荐更煩使逮 聖明之有作

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
上都用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
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
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迨雖東秦之
輿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
飛章自乞倚 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 聖恩之
愈厚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
首丘自得戀 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
澤豈勞施爲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
所寢興不遑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讟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他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兼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

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
荆門無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
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
重鎮况復第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
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
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
勵疲駑要粉身而後已訓敕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臣輒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 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
圓丘祗見 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 明詔及門
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
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
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黽勉以逾
時然而目疾侵陵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
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
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適丁病廢之
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
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烟伏茅簷而竊
抃坐馳誠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
祈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某日 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
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 明恩未即
譴何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
帝陛下奉若天地祗事 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
禮而爲奉四海來格尚何埃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
忘於一介其爲幸會豈合固辭况臣仕歷 三朝班

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邊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地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閑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追重迂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

百世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精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儉日躋祇事神祇勤卹鰥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覩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
天地陟配 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
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
續嗣 五聖勤勞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舉親執圭
幣三接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
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荐至赦宥多辟思廣好
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
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
澤之餘臣某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賀以聞

代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
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
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 天地之功施而不
報 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 神作
主仰以答靈休之嘿運俯以示 聖孝之無窮伏惟
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
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
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
職留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
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旣頒朔歲功伊
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天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
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
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質要成臣無任瞻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
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
祇奉絲綸實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霑大
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
其駿奔之助霈然大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
榆莫景顧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
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間於推恩荷德滋深論
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代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 聖時
忍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少年感槩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搃戎西
北方 朝廷旰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
誓將勉勵少答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 聖
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
自信冀天日之尚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
之弗予寔不自知俛仰之間彌留已甚伏惟 皇帝
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
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
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
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 陛下
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歿之言庶幾於善
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代龔諫議謝知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 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
青州軍州事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日某日
祇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旣出懇避無由

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勵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獲覩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亟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寘汲黯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

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銜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陳汝羲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 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日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意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棄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洎獲見於 清光復親承於 聖訓盡出

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亾徒漢
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
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
不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
志長存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聞

代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踈
突見禁罪人臣已卽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
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末逮茲歲
終愆陽爲災時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
奉詔音並忝羣望而精神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
仰而有待伏惟 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
配上天體厥覆露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
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
心旣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留鑰親被鴻休樂與都
人共陶 聖化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又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
於寵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惟 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
之間不爲親踈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
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
舟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
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斑白之
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
之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
月臨照之明孰爲先容保此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

推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駑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踈
晚依至道心存止足年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旣當休
卽求謝事 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
臨仙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
空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 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
律之舊力丐筋骸之餘蓋 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

之蒙賜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耻逮此未老得以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以爵祿參養爲恩進退之間固將以名節始終爲意 臣得退伏聞里歌詠 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 國體兼存區區誠實冀得請臣無任祈 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爲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 君之舊章懷祿忘歸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爲重神人賴以爲安留之者旣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 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與聞幾微貪戀 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顛隳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於僥倖

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卽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
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聞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
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
勉行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
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
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况復同列之間比多得
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

與爲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
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
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爲輕重
徒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
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
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爲貴厚臣以重祿不若
使臣得守分限之爲安凡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
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
謹奉表以聞

代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恩兼異數之重複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宮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荐歷顯仕出入中外凡經四十餘年事業空踈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 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歷懇上聞輟黜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越典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

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爲愧雖老身已有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代歙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 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

興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
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 昭考作室之明
賴 文母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
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
允懷四夷永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
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踴躍
歡呼倍越倫等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代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皇
閭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 三朝繾綣愚
忠粗守一節方 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
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幾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
徒自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憎嫌恩遇一移
流落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
遐方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
吳興之除 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歿其何
求敢冀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思

天至聖德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火棄特推
鴻造存養餘齡臣老病相仍羈危多感勤卹民物敢
忘委寄之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葵藿之心徒
切桑榆之報何時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
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
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仁慈照知四海之艱
難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踈逖均被優恩臣早事

三朝誤知 先帝初睹變更之議每陳安靜之謀言

拙計踈愆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
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
致歿亾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 聖神之
至明察愚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吳興危迹再安
孤根復植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
木之何報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
自憐之意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稱謝以聞

樂城集卷之五十

宋

西蜀蘓

轍子由

著

明

東吳王執禮子敬

校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凡在下風孰不自慶以天
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臨
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歡欣夷狄所以震懼昔者漢
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
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

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執予奪身爲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况位在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頃違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吏事旣甚夥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旱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犴獄填委是健吏厲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凡竊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以處則事皆可與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答知遇

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
宣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乞告以便養親
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適家庭曾未逾時
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尤便私計
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矜鄙庸常見
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移新
局顧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不能
既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

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學術
蓋世早遊侍從蔚爲議論之宗晚入 廟堂隱然衆
庶之望屬 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
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鎮靜之功仰成績之
不刊信後來之難繼荐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
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
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
其道者道高則難留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
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潁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
珪組蓋已外物誰歎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

尚不拒其來學輒以官守不獲躬詣門屏

迎陳述古舍人啓

伏審厭直玉堂分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竦觀伏惟
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又振於士
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水何武
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轍承乏黌舍又
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兼異數首被袞衣之錫仍因旄節
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

隆重元勲著明輔相 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

求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申
辰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
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
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憂
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轍夙荷
知獎實倍歡欣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留務歸守鄉邦歛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
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

不處方 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羣
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返其舊封唐室多
虞裴度文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
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轍
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轍爲性迂踈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
謂兼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
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
棟梁之文間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

人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
枯枿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黽勉寸祿心已切
於歸歟愧負鴻私終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
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 朝廷
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
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繁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
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

洛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轍迂踈已甚廢棄爲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將圖宦遊於南土卽暇豫於鵠原自屏遠方少安愚分比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聞遽辱見收之請岸齋閒暇旣深便於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

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旣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旣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遐方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迹稍安於孤拙轍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今月某日蒙 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已久
偶歲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兼至
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德宏
深之士洩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壁焯煌顧瓦
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
特殊宜 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下羣鳥獸
之喧卑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並
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睨樸樾埃
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轍才性鄙拙
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興嗟

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灰豈意於
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牧
苟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顧常憂於罪戾寵至
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鈞
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有
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有
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恩
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復淮陽

臥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幕府之優閒再辱辟書
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罽俎之歡
亦非偶爾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
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寬盡室
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其爲慰喜難盡敷陳

賀孫樞密啟

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慶伏惟
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民間之
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亨出當干城入贊心膂
溫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上心之
久簡且人望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弛導迎
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聞轍早
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院啟

伏審不棄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遑誠以
進無干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強顏未去僕被以須
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隰務咨
度以求賢鴻鴈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勵精之
能吏効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樵何取豈謂採聽之
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

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之勢而不
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士如林輒
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吳殫

賀趙少保啓

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 東宮之羽翼增南國
之光華摺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
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論
溫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無
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爲重邦
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已

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有以
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頽俗
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其因緣未
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留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愈劭
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
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業兼方
召之壯猷翼亮 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
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

鷹場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道本
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
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之
下泝回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鍾之重
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
願誰復間然其蚤以空踈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
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
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
棄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為歌
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

區

謝兩發運啓

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踈拙
之資敢謂并容過形論薦輒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
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林莽徒以竄逐未久不敢言
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木
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
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人明主廣育材能遍求
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
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 聖治初啓羣賢彙征敢以

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寔深

賀范端明啓

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乂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丈鄉邦舊德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耻於自陳功大難於乂揜旣及身而顯曜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其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近蒙 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歲

月已乂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惟人所處閑劇有宜狙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轍少而讀書中頗喜事旣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之多旣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幽憂始聞大道況若虛舟之獨徃寂如灰之不然乂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終

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駟之乘而
罷駑與焉榘栴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自
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
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
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朝
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冀
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於
竹帛堂堂偉績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伏蒙 聖恩除轍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常
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爲安竊以政事
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辟
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轍家世寒陋資
稟冥頑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迂
闊見譏旣自知之不疑矧衆言之何賴方虞汰斥遽
爾超升况今 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
無爲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
其問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之公論進賢
退否旣鈞軸之當爲置散投閑抑空踈之常分苟無

滿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誤蒙 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偃僂以循墻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 先皇昔開於官制兩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不總六聯之劇旣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轍家世甚寒資望尤薄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密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便遽躡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 本朝樂有俊良

之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亟爲之先容坐致空踈誤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啓事八首

代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踈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其自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斂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傳布四方不可復揜豈謂賢達尚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

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既瞻格律又高誦詠再三
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代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 大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
官學問該通業履淳固耻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
時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
隆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
忠告未衰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
之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蘼蕞終有獲
於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其爲感悅難盡
陳敷

代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
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
爭訟之誼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
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願
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
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
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違知陶鈞之有自官
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罔旣

又代謝兩制啓

寒拙之資久塵於侍從 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
服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已甚明
固嘗自乞荷 聖恩之未棄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
墟風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
得曾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
猷駿懋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
素獲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旣

代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
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
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爲某早從宦遊舊
悅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簿領之
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
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
官道德濟時宇量包世燮和中外耻一物之未盡容
養賢愚思羣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論
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
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旣

代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伏審臥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乂安恭惟

其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間
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懷事業偃息方州
風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尚竦須重德以謀安
衆口所期天心將應卽日冬候凝冽鈞履康寧其迫
此莫年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
謁無路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代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面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
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揔戎行謀慮
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勲名

旣隆釁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今尹三登會喜
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平乘久安
盟好猶在用人旣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成休顧公
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
望

代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爲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
過監司造爲浮謗浼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
方重爲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爲計已踈雖循省之無
瑕顧吹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日信俯仰於平衡不

